

俄罗斯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赵国栋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洛阳 471003)

提 要: 俄罗斯学者在继承本国心理学、语言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 积极引介西方认知研究成果, 形成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版本。俄罗斯认知语言学在语言与知识、语言与感知、语言的世界图景、概念与概念化等问题的解决上做出了很大贡献。除此之外, 它对认知语言学的性质以及诸多传统语言学问题也提出了独特的阐释。

关键词: 认知; 知识; 感知; 世界图景; 概念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和欧洲的认知语言学, 成为当今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各国语言学家在积极学习研究这些新理论、新成果的同时, 还结合本国的语言学研究传统,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版本。本文主要对俄罗斯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进行概述。

1 认知语言学在俄罗斯的形成与发展

1.1 认知思想在俄罗斯传统研究中的体现

В.З.Демьянков, Е.С.Кубряков 指出: 认知语言学将语言看作在信息编码和转化中起重要作用的认知机制来研究。(Е.С.Кубрякова 1996: 53—55) 尽管认知语言学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辅助下信息的获得和处理——早在 19 世纪初俄罗斯学者就有所描述。

А.А.Потебня 在研究洪堡特的民族精神理论时就承认, 语言的起源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发生在语言之前的精神生活的现象问题, 就是关于语言的形成、发展问题, 关于语言对之后的精神活动的影响问题, 也就是纯粹的心理问题。(А.А.Потебня 1993: 38) 他已经认识到语言在认知新内容、形成和发展关于世界的人类知识中的作用。

И.А.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似乎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表达得更为清楚。他指出: 透过语言思维, 可以阐明存在和非存在的领域中所有有关世界表现的完整独特的语言知识, 这其中不仅包括物质世界的知识, 而且还包括个体世界、社会世界的知识。(И.А.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1963: 312)

如果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仅仅是认知思想的早期萌芽, 那么维果斯基关于思维的基本理论则促进了认知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他创立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 用以解释人类心理在本质上与动物不同的高级心理活动。他最早提出了外部动作“内化”为智力活动的理论, 认为符号的运用使心理活动得到根本改进。没有语言的心理活动是“直接的, 不随意的, 低级的, 自然的”, 只有掌握语言后才能转变为“间接的、任意的、高级的、社会历史的”。他

强调“活动”的作用，并运用外部活动和内部活动相互转化的唯物辩证法，揭示儿童思维发展的能力，对认知心理学有一定的影响。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提出和维果斯基《思维与语言》的重新发表，那些认为机械主义和心理主义都太偏颇的语言学家又重新重视维果斯基和皮亚杰的“外部动作内化”和内外因相互作用论的研究，这些关于思维的基本理论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赵艳芳 2000: 29)

实际上，当今认知语言学所关心的问题在俄罗斯传统语言研究领域就已有涉及。这一点在俄罗斯称名理论和专名学方向的研究中尤为明显。如果说称名理论解决的是世界的存在是如何获得表达的问题，那么认知语言学则探讨语言形式是如何与认知类似物关联的问题。(E.C.Кубрякова 2004: 321) 上世纪 70—80 年代专名学是苏联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在命名原则的理解以及这些原则在言语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成果为认知词汇学、认知专名学的创建提供了可能。(同上: 322) 该研究不仅阐明了称名活动的认识论基础、其与指物—认知过程的联系，描写了称名活动的符号学层面，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涉及或者昭示了当今认知语言学的诸多思想。E.C.Кубрякова 对专名学研究作出以下评价：依我看来，它是认知主义早期研究中最有成效的研究版本。专名学方向的研究已经奠定了“认知—语篇”取向的认知研究的基础。(同上: 323)

除此之外，E.A.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 院士组织的以“语言中人的因素”为主题的系列研究依然影响着当今认知领域的研究。

1.2 俄罗斯认知研究的发展

尽管俄罗斯传统语言研究中出现了认知思想的萌芽，但认知研究的真正发展则与国外认知成果的译介密不可分，本国语言研究传统也对特色认知研究成果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第一，积极引介国外认知研究成果。1985 年 В.И.Герасимов 成功地把认知语法介绍给当时的苏联语言学界，1987 年他翻译出版了 R.W.Langacker《认知语法基础》的第一卷。1988 年《国外语言学中的新观点》第 23 期专刊介绍和讨论了“语言的认知问题”。(杜桂枝 1999: 7) 到了 90 年代，俄罗斯的“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Известия СЛЯ РАИ”等杂志发表了 E.C. Кубрякова, В.З. Демьянков, А.А. Кибрик, А.Ченки, А.Н. Баранов, Д.О.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 等学者的文章，对认知语言学的形成过程、学科性质、基本公设、国外不同认知流派、认知学者的观点与成果进行了介绍、分析和评价。此外，俄学者还翻译了《Язык и интеллект》(1996)、《Язык Познание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1989)、《Язык Познание Культура》(1996)、《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универсалии и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ов》(1999)等与认知相关的研究成果，使俄罗斯学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国外认知研究的状况。其中美国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思想在 Кубрякова 等学者编著的《Краткий словарь когнитивных терминов》中得到最为详细的体现和拓展。这是一本“简明的认知科学百科词典”(А.М.Шахнарович 1997)，也是第一本俄语认知术语词典，综合介绍了认知科学领域的近百个主要概念，并对认知研究领域的主要流派和方向进行了介绍，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有关认知语言学的认识在《Структуры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знания в языке》(1994)中也得到反映。

第二，积极吸收认知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本国的传统语言研究，创建了独具特色的认知研究版本。随着西方认知研究成果的引介，在俄罗斯出现了以 E.C.Кубрякова, А.В.Кравченко 等为首的固定研究群体；认知语言学受到俄罗斯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的重视，其中较为知名的有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以及喀山大学等。俄罗斯唐波夫大学与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于 1997 年、2000 年、2002 年联合组织了三届俄罗斯国际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并于 2003 年 4 月 18 日创建了俄罗斯语言学—认知学者研究会(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лингвистов-когнитологов)。主席团设立在唐波夫大学，目前已经有 50 个分会。《认知语言学问题》杂志也于同年创刊，这标志着俄罗斯认知研究进入新的时期。为使人们更加了解认

知语言学，俄罗斯还出版了相应的教科书，比如 Н. Н. Болдырев 的《Когнитив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2000），В.А. Маслова 的《Когни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2004），З.Д. Попова, И.А. Стернин 合编的《Очерки по когнитив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2002）等等。

如今认知语言学已成为俄罗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地，涌现出了大量的认知研究成果，有些成果还引起了国际认知学界的关注，比如俄学者 А.А.Кибрик 就参与主编了 1997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七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的论文集《认知语言学中的话语研究》，其论文《所指对象和工作记忆：从话语角度看认知推理》就收录其中。2001 年在波兰召开的首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的论文集《今日认知语言学》中也收录了俄罗斯学者 А.В.Кравченко 《认知语言学是一种方法论范式》的论文。

2 俄罗斯认知研究的主要领域、成就及特色

俄罗斯的认知研究不仅涵盖当今西方语言认知研究的所有领域，而且还结合本国的研究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认知研究版本，取得了丰硕成果。

2.1 认知语言学的总体理论研究

俄罗斯学者对认知语言学有着自己的理解。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与认知科学密切相关，各国不同的研究传统直接影响着其认知研究的实质。Е.С.Кубрякова 认为，从总体上来看，美国的认知科学更加接近于机器流派（машинов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¹，而德国的认知科学研究则与语言生成、理解中信息是如何被语言加工这一过程的分析密切相关，至于俄罗斯的认知科学，则具有语言学—心理学的特征，其来源就包括对语言材料分析的心理—语言学角度的研究和专名学角度的研究。（Е.С.Кубрякова 2004：463）她所提出的、并经过验证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取向也值得特别关注。在承认语言是对人类意识结构的客观化表达这个总体观点的同时，她还宣称必须进一步从其功能层面来对语言进行认知研究。尽管语言的主要特征是通过语言符号的帮助来将意识中的基本概念客观化、物质化，但是它的研究任务应更为广博。这就要求我们对西方的知识认知范式做出矫正，拓展其研究框架，并在其所赋予的坐标系内引入新的参数和维度。（2004：14）她还指出：应该在具体应用中，在语篇和文本中来研究每个语言现象。认知方法中应该补充对语篇分析和对已存在形式的功能和新形式的创建的观察等内容。（同上：19）就实质而言，Е.С.Кубрякова 确定了认知—语篇分析取向为中心的认知研究纲领。

А.В.Кравченко 则尝试构建语言认知哲学。针对当今语言学中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比如作为认知领域中的语言的本原和实质问题，知识、意义、符号等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他站在哲学的高度指出：若不解决语言意义问题，那就不可能解决就实质而言具备哲学意义的知识（认知）问题。其专著《знак значение знание》将注意力放在了以下具备层级关系的层面：语言和理智（知识）；知识和认知结构（范畴化了的信息和概念）；信息和符号（意义的普遍符号学问题）。（А.В.Кравченко 2001：11）并从认知方法论的角度确立：符号的分类和类型；符号所表征的知识的分类和类型以及符号中这些知识的析出机制，也就是阐释规则（认知语义学，语用学和语构学）；符号出现和发展的条件（符号的自体）以及协调它们功能的原则（符号学）。（2001：29—30）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认知语言学具有重要的意义。Кравченко 是第一个对符号的认知概念化进行全方位描写的学者，他确定了知识和信息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这些思想对现代认知科学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

2.2 主要研究领域及特色

在对认知语言学进行宏观思考的基础上，俄学者积极结合本国研究传统，以俄语语料为对象，从认知语言学的不同角度对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研究和描述。其中包括认知—语用、交际—认知、认知—篇章、认知—语言文化学角度等。许多学者还运用认知科学中的分析方法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研究。（杜桂枝 1999：11—12）在语言学研究的各个层面、不同领域

都取得了新的认识。俄学者不仅关注认知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语言与心智的关系问题，(崔希亮 2002: 4) 还对相关的具体问题如隐喻、换喻、概念化与范畴化、象似性等进行了研究。比照西方认知研究，俄罗斯学者在以下领域的研究中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2.2.1 语言与知识

俄罗斯认知研究学者秉承语言与知识的研究传统，从新的角度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 E.C.Кубрякова 的专著《Язык и знание: на пути получения знаний о языке: части речи с когнитив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оль языка в познании мира》(2004)最有代表性。它是一部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基础性著作。满足了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的认知、认知活动、记忆、言语和语言的生成、语言意识的深层构建以及它们在文本中的表征等问题相关联的学者的要求。该书的结构象似性地体现出了作者的基本理论取向。与当今具有认知取向的研究所界定的两个基本知识类型——关于语言的知识 and 关于世界的知识相对应，此书也包括这样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词类来展示如何进行对语言的认知，第二个部分则分析语言是如何参与对世界的认知。

第一部分的研究重点是词类。在对作为词类出现基础的本体、认知、体验以及交际需求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E.C.Кубрякова 对词类中的实词系统的创建以及功能进行分析，她认为名词的最佳代表是对第一性的本体范畴——物体的语言投射，而物体在空间中则是最容易被感知的物理实体，它具备个体性、完整性和自身的等同性，并在空间中与其他实体对立。在物体范畴的基础上形成了由名词表达的另外一些类型的意义，以及在整体一部分切分中区分出了特征意义，该意义是形容词的基础。与动词关联的是特定的事态、情景和事件，并对有关世界的知识、物体的存在形式以及它们在时间、空间中的相互关系进行编码。因此动词所表达意义的范围就比较广。她提出一个重要的假说：名词、形容词和动词所激活的是意识中的不同结构，由此产生的是心智表征的不同类型。它们在语言中的形成与人的命名活动密切相关。该假说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语言语法的基本范畴（指物性、特征性和过程性）不再被简单地解释为人的认知活动的反映，而是人类对现实心智把握的普遍形式，以及对现实进行认知模式化的手段。(E.C.Кубрякова 2004: 59—60)

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人所拥有的知识是如何固定在语言中，在这个过程中哪些机制起作用，以及交际中理解是如何实现等一系列问题。Кубрякова 研究的人的知识在语言中的反映问题对当今认知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部分所涉及的问题多种多样，包括作为大脑信息结构单位的格式塔问题、世界的语言建构问题、概念化、范畴化、话语等问题。她提出的系列观点不仅具有很深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较强的科学启发性，是俄罗斯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经典著作。

2.2.2 语言与感知

语言与感知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A.B.Кравченко 的《Язык и восприятие: когнити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языковой категоризации》则是该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其主要研究的是语言范畴化的认知本原问题，包括与语言中的知识表征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具体的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展示了时间和空间这些参与形成语言世界图景的基本认知结构的现象学性质，提出了俄语动词体范畴的认知模式，分析了名词和代词系统之间的认知对应关系等问题。他指出，若将语言看作是建构、储存和传达信息的符号系统这个角度来进行研究，首先就要确定作为世界实体的现象、事物的认知概念化原则。人的意识中认知概念的形成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方面它产生在个人和指物世界相互作用的层面，它具有现象学性质，它们构成了现象学知识（分析层面）；另一方面，它们又好像是对这种现象学知识反思的结果，以语言化了的的形式而存在、保存，形成关于世界整体装置的认识（综合层面）。后者所涉及的知识独立于个体经验之外，是从多种不同级别的个体经验中抽象而来。

现象学知识和结构性知识的对立体现为前者没有被赋予特定的结构。但结构性知识的存在从本体上却要取决于现象学知识，因此现象学知识结构的某些变化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结构知识系统发生变化，这样，我们必须搞清楚现象学知识的结构以及它在世界的语言图景形成中的作用。Кравченко 指出，之所以存在两个不同的认知概念化层次，是由“人”（homo sapiens）这一本体性实体的复杂结构所决定的，该结构包括以下重要组成部分：感受主体，意识主体，活动主体和认知主体。这些结构面孔的不同方面则通常以充当言语主体的人的语言能力为中介。

在充当世界质朴图景建构出发点的普通现象学层面上，在认知概念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通过活动表现出来的感受（第一性因素）和意识（第二性因素）。物体展现在感觉之前并不意味着就意识到这个物体。正如 Э.Гуссерль 所说的“只有当单一的感觉、体验获得了意向性的时候，才昭示着意识已经到来了……在一个统一的意识流中，相互交织两个不可分割的、好像是一个事物两个方面的、相互要求的意向性。正是鉴于这一点，内在的、客观的、真实的事件得到建构。在这个事件中也存在着持续性和不断延续的变化。另一方面，意识流中存在的是不同阶段的准时间序列，其中必须包括当前现在点，现实性阶段，现实性之前阶段——现实性之后阶段。这些前现象性、前经验性时间特征被意向性地来建构时间性意识的形式，而这一切也在意识本身中存在。”（Э.Гуссерль 1994： 87）

Э.Гуссерль 所提到的意识中的双重意向性，决定着现象学的结构化特征。现象学所操作的是第一性的认知框架，即在独一无二的时间—空间坐标系中形成的框架。比如固定在词语 гроза 中的概念，就反映着现象学的结构，其构成成分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直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它给在同一时间、地点的人带来威胁，即意识到雷雨会给人带来灾害，这就是称名的理据，它包含两个步骤，一是影响人的感觉的现象的指物范畴化，二是确定自然现象和感知主体之间的存在关系。由此可见，即使在现象学层面上，来自人的直接感觉实践中的知识也在与已经存在的先验性实践相对应的意识中得到了折射。比如之所以为“гроза”，是因为 угрожает；而之所以 угрожает，是因为它是一个实施侵略性活动的物体，之所以为侵略性活动，则因为其主要针对作为世界中心、本源的人。该现象的语言范畴化反映的是第一性的感觉经验。它主要体现在名词以及名词被赋予的谓词的认识一致性中。在远古意识中，雷雨是活的物体，它具有自己的意向性，也就是说在不受到任何外力时也能够空间中自由活动。这种活动本可以用 идти, ходить 来表述。但名词“雷雨”所被赋予的典型谓词却是 идти, 不是 ходить, 尽管两者拥有相同的词汇意义。他详细分析了带有运动意义的定向/不定向动词的对立，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指示固定在类似 идти 的动词中的概念的现象学地位，因为这些形式的语法意义就在于指示它们所表达的现象的直接观察性。与此相反，类似 ходить 的语法意义中则缺乏对其所表达运动的直接观察性，换言之，它们被概念化为不以独一无二的时空坐标作为存在条件的行为，因此类似 ходить 的不定向动词的指称就不能被归结到现象学层面，而应该在经验知识层面，它们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这就可以解释 Гроза идет; Река бежит; Волна катится 的可接受性和 Гроза ходит; Река бегает; Волна какается 的异常性。

构成纯粹语言知识并以语言形式体现出来的两种知识之间的差别是决定语言系统不同层次功能关系和联系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认识基础上，语言好像被赋予了两个存在轴线：意识观察者的轴线和认知行为者的轴线。这两个轴线不是平行的，而是交叉的，它们在语言中通过言语主体折射出来。这种折射通过不同的语言范畴来体现。正如罗素所说，现实世界不是混乱的，而是结构化的。在世界内部存在着共同和差别，以及构成世界本体的稳固关系。该本体在人的意识中通过特定的范畴化形式得到反映，而范畴实质上就是某些概念结构，其中可以区分出自然范畴，即或多或少取决于感知的范畴，以及语义范畴，即受概念决定的范畴。根据罗素的观点，范畴结构的初始表征，一方面在具有客观价值特征的基础上形成（也就是外在世界的特征），另一方面还要受制于个体有关外在世界的知识状态。（Rosch

1977)许多语法范畴都具有这种双重性结构,比如人称、性、体、时间、式、态等。其不可或缺的特征就是对积铸在范畴构成成分中的知识的类型做出指示,即直接感知的知识与概念知识的对立,或者现象学知识与结构知识的对立。

目前还很难评价认知范畴化的两阶段性结论对语言学研究的意义,但它至少可以使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实质。大多数语言现象中的概念和范畴反映出两个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也会最终决定着自然语言中所表征的世界图景。

2.2.3 概念、概念化研究

概念不仅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莫斯科语义学派和“语言的逻辑分析”小组的研究课题。与西方学者对概念分析的图式化不同,俄罗斯概念化研究更加注重内容描写。

概念与概念化问题是俄罗斯国际认知语言学研讨会的主题。第一届俄罗斯国际认知语言学(1997)对概念的问题研究比较宏观,主要涉及认知研究的方法论和主要研究流派、语法的认知方面、词汇的认知研究、在系统和功能中的语言单位范畴、称名和构词中的认知方面等。第二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2000)对概念化问题的研究就比较具体,主要涉及历史层面上的概念化、文本和语篇的心智空间中的概念化、概念的实质与概念分析、世界的语言概念化、语法范畴的概念分析等。第三届研讨会(2002)则专门讨论构式语义学(композицион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与概念整合(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主题,以及在派生词、简单搭配、成语性搭配、句子以及篇章层面的意义形成中如何对该主题进行研究。本次研讨会对概念化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学者们在从事概念范畴的一般总体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尝试对某些概念进行具体的描写。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概念的结合体,如完整的词汇—语义场、词汇—成语场、词汇—语法和句法场等进行分析描写。在该领域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以 Н.Д.Арутюнова 为首的语言逻辑分析小组。他们不仅探讨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的问题,还对更为广阔领域内的概念进行了描写。单在1991年的«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нцепты»中就对 истина, правда, ложь, долг, творчество, причина, судьба, добро и зло, закон и порядок, красота, свобода, время и пора, память, человек и личность, свое и чужое, милосердие, вопрос 等概念进行分析描写。根据学者们的阐释,这些概念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渗透。除此之外,还对 уныние, меланхолия, задумчивость, забвение, радость,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язык 进行了分析。当然这些概念 E.C.Яковлева (1995)等也分别进行过分析。

Ю.С.Степанов 的巨著«К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1997)对概念的研究也特别值得关注。他认为俄罗斯文化中主要存在这样一些基本概念: культура, концепт, константа; вечность, мир, менталитент мира; слово, вера, любовь, радость, воля; правда, истина, партийность; знание, наука; число, счет, письмо, алфавит; закон, власть; свои, чужие; Русь, родина;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человек, душа, мир (общин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等等。

除此之外,С.Г.Воркачев 主要对人的心智和情感活动领域中的诸多概念,如 безразличие, удивление, любовь, презрение 等进行了分析。最近几年来下面这些概念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如 факт, мир и закон у Пушкина и Л.Толстого, душа у Тютчева, обман, закон, бог, снег, памятник, счастье, игра, благо, желан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есто, предмет 等。学者们所研究的概念清单在继续扩大,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概念正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课题。

在概念化的研究中,Т.В. Булыгина 与 А.Д. Шмелев 的巨著«Языковая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мира»堪称楷模。该项研究主要分析了俄语语法、语义、语用以及词汇如何参与世界的概念化。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构成俄语语法本体基础的现实的概念化问题,主要涉及语言意义如何实现对现实的表征,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

俄语语言本身；第二部分则通过概念分析的方法对俄语语言世界图景中具备语言特色的层面进行重构，其中主要以对特定的俄语词语意义中深潜的概念的分析为基础；第三部分对言语交际中为达到某交际目的而产生的语用问题进行分析。两位学者认为，语言的操作、使用不仅是研究的对象，而且还是研究的方法。依此理念为基础，他们提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观点。以俄语动词体为例，按斯拉夫体学传统，俄语动词体的意义划分标准不是词汇语义，而是形态语义或构词语义。体的研究目标是揭示体的个别意义(частное значение)类型。他们分析了俄语动词词汇语义类型与体貌(аспектуальность)的一些相关性质，将其与传统体学中的“派生”和“补充”类语法意义区别开来。他们认为，动词词汇语义类型与体貌情景(аспектуальная ситуация)相关的基础参数是与时间的关联性。据此，谓词(动词)分为两类：性质(качество)和现象(явление)。前者具有相对的“超时间性”，独立于时间之外(вневременность)，而后者具有时间的确定性。(Т.В. Булыгина, А.Д. Шмелев: 127, 151)

2.2.4 语言的世界图景

早在 19 世纪，德国学者洪堡特就意识到语言世界图景研究的重要性。到 20 世纪，洪堡特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发展。首先，在对异族语言的描写中，人们不仅发现这些语言概念化的方式与印欧语系诸语言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还与他们所熟知的研究范畴也有所不同。比如 Э.Сепир (1993), Б.Уорф (1960), Х. Хойер (1948), А.Вежбицкая (1992; 1994) 等人的研究。第二，语义学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对完整的语义场的描写，这些语义场实际上就是欧洲诸多标准语中所表征出来的世界语言图景的片段。类似的研究还有 Ю.Д.Апресян 以及他所负责编纂的《Новый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该词典中的每一个词条其实就是世界的语言图景中的一个片段。А.Вежбицкая, В.Г. Гак (1966; 1975), В.З. Санников(1989), Е.С.Яковлева(1994)等学者的研究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学者们对世界的语言模式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它们的描写以及类型学的比较，它已经成为关于人的诸门科学所构成的完整综合体框架的阐释。语言的世界图景还被放到民俗学、神话学、以及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世界图景甚至还被阐述成是民族心理的直接反映。另外，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方向——再现已经灭亡的语言或者远古语言的图景片段。学者们认为，这些片段属于民族物质文化的范围，研究的是种族、家庭内部的关系。

当代俄罗斯学者对语言世界图景理论的研究热潮始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这无疑与科学研究中“人类中心范式”的世界性潮流相呼应。语言世界图景也成为心理学、文化学、交际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

世界图景的概念以及词汇、构词、隐喻、语法在语言世界图景中的作用也成为目前俄国认知语言学的主题。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我国学者武瑗华 (2001: 293—294) 进行过详细的论述，不再赘述。我们主要分析 Е.В.Урысон 对语言世界图景所进行的研究。因为她所研究的是现代俄语，关注的是语言共时描写中所出现的问题。

众所周知，世界的语言图景与科学图景是对立的。两者的差别最明显地体现在那些自然语言中被当作科学术语使用的词汇，如 звезда, вода, свет, тепло, горение, высота, точка, линия 等。术语通常在科学概念系统中进行界定，与固定在自然语言中的词汇的意义系统相距甚远。Е.В.Урысон 指出，尽管世界的科学图景通过自然语言的手段来描写，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语言的、质朴的世界图景。

通常世界的语言图景或者质朴图景被阐释为对世界的日常表征的反映，如 Ю.Д.Апресян(1995), Е.С.Яковлева(1994)等都坚持这个观点。有关语言相对论假设也是建立在类似的认识基础上的。换句话说，语言反映着我们对某个事物或者情景的普通的、日常性的认识。由此可以推知，对于描写世界语言图景的语言学者而言，可能会有两种发现：一方面，所研究的世界的语言模式片段可能会和先前从未有人揭示过的我们对现实片段的日常表

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世界的质朴图景的片段又会和科学知识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后者则通常是被现代文明人所认为的标准，比如 Ю.Д.Апресян (1995: 58—59) 对 *высота* 的分析。

因为世界的语言图景首先在语言中，特别是在其词汇和语法范畴中得到巩固和表达，所以对该对象的描写应该就是对某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意义进行语义描写。只有对所选择语义场的词位、语法位进行语义分析后得出的结果进行概括、抽象，研究者才会对语言是如何切分所选择的现实片段、物体和情景的哪些特征被语言阐释为实质性的、哪些特征被忽视等一系列问题做出解答。

语言本身也是一个自主的系统，它按照自身的规律来发展和行使功能。那么这个自主系统是否就直接反映我们的日常表征呢？自然语言的语义系统是否就等同于关于世界的日常表征系统呢？Е.С.Урысон 在研究中证明，语言的语义系统是一个独特的对象，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不同，它不仅与科学的世界图景对立，而且有时还会与所谓的日常的、质朴的表征对立。她选择了俄语语义系统的两个片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第一个就是对人的模式片段的描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对 *дух, душа* 的分析，除此之外她还分析了人的基本能力 *ум, совесть, память, воображение, сила, терпение*。在人的语义模式中最为独特的是感知模式。证明两者之间不相对应的第二个片断就是对以行为动词为基础构成的动名词，如 *прощание, рытье, шелестенье*。假如说，在世界的语言图景中存在着情景和事物的对立，那么这些对立通过什么来表达呢？似乎情景由动词表达，而事物则由名词来表达。但在俄语中，情景也可以由名词——活动名词来表达。在对活动名词的描写中，通常仅仅局限于指示它表达的是指物性特征，并将其与“人”、“花”等非派生词并置在一起进行描写。但在语义描写的现阶段仅仅局限于指示该特征已经不能解释事实的真相。在语义系统中词语的词类特征是否有某种根基，或者仅仅是一个语法特征、仅仅是语法范畴的载体等问题就不清楚了。Е.С.Урысон 试图阐明所选择语义系统片段和日常表征不相对应的原因。她认为，语言系统的发展并不与日常的、质朴的表征直接相关：语义系统也部分地按照自己本身的规律来发展。她还对语言的语义系统和世界的语言图景各自的概念范围进行了描画。(Е.С.Урысон 2003: 9—15)

2.3 其他

俄罗斯认知学者的研究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几个方面。他们还在不断拓展认知研究的空间，比如已有学者开始尝试用认知理论来探讨语篇、翻译以及术语学中的术语问题。还有学者从事认知方法论的研究，对当今认知语言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描写。Л.М.Ковалева 主编的《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нализ слова》展现了语言学认知范式下词汇单位的最新研究方法，其中包括框架分析，概念分析和过程分析等，探讨了原型意义理论下语义特征问题，这其中还涉及了说话人问题等。学者们还尝试创建新的认知研究学科，Е.А.Селиванова 研究的对象就是认知专名学 (когнитивная ономазиология)。她详细阐明了认知专名学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并从语义学、心理语言学、概念分析法论、理据现象、认知专名学与语篇，对比层面等几个不同角度对认知专名学进行了阐发。(Е.А.Селиванова 2000) 还有学者从认知类型学的角度进行多语种的对比研究，代表人物有 А. А. Кибрик, Е.А.Лютикова 等。这些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本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而且还活跃了世界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舞台。

3 结语

认知语言学的迅猛发展是俄国当代语言学呈现出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与当今世界语言学主流从结构语义研究逐步转向认知与交际功能的研究趋势相吻合，所不同的是，西方认知语言学是在美国生成语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俄国认知语言学一开始就以探讨科学知识范式、语言与知识的表征为起点，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则与自身的语言学传统

——专名学(ономасиологи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版本。

俄罗斯语言学的迅猛发展与本国的心理学研究是分不开的,同时与其在语言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原则和人本中心原则的态度密切相关。В.М.Алпатов指出:人本中心原则是第一性的,而结构主义是第二性的;前者是绝对的,后者是相对的。(В.М.Алпатов 1993: 15—23)俄罗斯传统研究中从未忽视过语言中人的因素,特别是俄罗斯现代语言学中对观察者的关注、语言中人的因素的研究,这些研究本身就具有认知研究的性质,这样的研究氛围更容易使俄学者接受西方的认知思想。此外,俄国认知语言学的迅猛发展与其全面、辩证引介西方认知学者的观点不无关系。

认知语言学作为语言学中的一种新范式,其本质在于认知的主体“人”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主动的施动者,人类经验在语言使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俄国语言学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与世界接轨的趋势,大方向是认知。俄罗斯认知研究的成果也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拙文简明扼要地对俄罗斯认知研究的形成、发展进行了描述,并提取出了当前俄罗斯认知研究中的特色主题。与本国语言研究传统密切结合的俄国认知研究,不仅会加深人们对认知语言学学科本身的理解,而且对其语言研究传统、研究主题乃至俄语语言本身的研究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附注

1 比如 O.F.Kirkeby 认为:认知科学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哲学和科学研究纲领,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人就是机器,可以将人描写为机器。(O.F.Kirkeby 1994: 593)

参考文献

- [1]Алпатов В.М. 1993 Об антропоцентричном и системноцентричном подходах к языку[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3.
- [2]Апресян Ю.Д. 1995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M]. М.
- [3]Арутюнова Н.Д. 1998 Язык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а[M]. М.
- [4]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энэ И.А. 1963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M]. Т.1.М.
- [5]Булыгина Т.В., Шмелев А.Д. 1997 Языковая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мир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M]. М.
- [6]Гуссерль Э. 1994 Со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M]. М., Гнозис.
- [7]Ковалева Л.М. 2000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нализ слова[M]. Иркутск.
- [8]Кравченко А.В. 1996 Язык и восприятие: Когнити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языковой категоризации[M]. Иркутск.
- [9]Кравченко А.В. 2001 Знак, значение, знание. Очерк когнитив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языка[M]. Иркутск.
- [10]Кубрякова Е.С., Демьянков В.З., Панкрац Ю.Г., Лузина Л.Г. 1996 Краткий словарь когнитивных терминов[Z]. М.
- [11]Кубрякова Е.С. 2004 Язык и знание. На пути получения знаний о языке: Части речи с когнитив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оль языка в познании мира[M]. М.
- [12]Лютикова Е.А. 2002 Когнитивная типология: рефлексy и интенсификаторы[M]. М.
- [13]Попова З.Д., Стернин И.А. 2002 Очерки по когнитив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M]. Воронеж.
- [14]Потебня А.А. 1993 Мысль и язык[M]. Киев.
- [15]Ряхилина Е.В. 2000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нализ предметных имен : семантика и сочетаемость[M]. М.
- [16]Селиванова Е.А. 2000 Когнитивная ономасиология[M]. Кие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ого центра.

- [17]Серебrenиков Е.А. 1988 Рол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фактора в языке: Язык и мышление[M]. М.
- [18]Степанов Ю.С. 1997 К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Z]. М.
- [19]Урысон Е.С. 2003 Пробле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языков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Аналогия в семантике[M]. М.
- [20]Шахнарович А.М. 1997 Краткий словарь когнитивных терминов[J] // Известия АН.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4.
- [21]Яковлева Е.С. 1994 Фрагменты русской языков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модел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ремени и восприятия) [M]. М.
- [22]Kirkeby O.F. 1994 Cognitive Science //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M]. Vol.II/ Ed. by R.E.Asher. Oxford.
- [23]崔希亮 2002 认知语言学: 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J],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5 期。
- [24]杜桂枝 1999 认知语言学在俄语学研究中的状况[J], 福建外语, 第 2 期。
- [25]赵艳芳 2000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及形成过程[J], 外国语, 第 1 期。
- [26]武璠华 2001 世纪末的俄国语言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 7 期。
- [27]赵爱国 2004 语言世界图景理论及其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第 11 期。

A Survey of Russian Cognitive Study

ZHAO Guo-do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PLA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Luoyang 471003, China)

Abstract: Russian cognitive study on one hand has been assimil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cognitive research,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good traditions of its own study on psychology and linguistics. It is characterized in such fields as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knowledge;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mental perception; language image of the world; concept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has put forward its own explanation of the natur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many traditional linguistic questions.

Key word: cognitive; knowledge; perception; language image of the world; concept

收稿日期: 2006-12-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语言哲学与俄罗斯当代语言学”(05JJD74018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国栋 (1971-), 男, 山东诸城人,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理论语言学。

[责任编辑: 靳铭吉]